

〔德〕博托·施特劳斯 (Botho Strauß) 著

何婧 译

# 傻瓜之光

Lichter des Toren

# 白痴和他的 时代

Der Idiot  
und seine Zeit

[德] 博托·施特劳斯 (Botho Strauß) 著

何·婧 译

# 傻瓜之光

Lichter des Toren

## 白痴和他的 时代

Der Idiot  
und seine Zeit

译 明德学院(中国)  
翻译资助计划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傻瓜之光：白痴和他的时代 / (德)博托·施特劳  
斯著；何婧译。--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  
2018.1

书名原文：Lichter des Toren: Der Idiot und  
seine Zeit

ISBN 978 - 7 - 5201 - 1813 - 2

I. ①傻… II. ①博… ②何… III. ①哲学 - 德国 -  
现代 IV. ①B51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9598 号

## 傻瓜之光

——白痴和他的时代

---

著 者 / [德]博托·施特劳斯

译 者 / 何 婧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段其刚 董风云

责任编辑 / 张 骋 周方茹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甲骨文工作室 (010) 59366551

地址：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：100029

网址：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：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：5.375 字 数：87 千字

版 次 /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201 - 1813 - 2

著作权合同 / 图字 01 - 2014 - 5204 号

登 记 号

定 价 / 46.00 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 - 59367028) 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少年和他的兄弟，一个白痴，一起沿着乡间公路向外走。少年的步伐是多么的僵硬与机械！人们根本无法分辨出二人中谁才是哥哥。是圆头圆脑、笨手笨脚的那个生物，还是正搀扶着他的人？他们可是亲兄弟。白痴低垂着脑袋，毫无缘由地笑了起来，那笑发自内心、痛快直接。这个低能儿是个没有主心骨<sup>①</sup>的人，那挺直了身板儿的兄弟就是他的主心骨。他依靠着兄弟，贴着他向前走。站直了的少年时不时地往回收下胳膊，仿若一个身子僵直的妻子正把醉酒的丈夫拉向自己，防止他踉跄跌倒。是的，他甚至是在使劲地拖拽着白痴，生拉硬拽从而让其步伐更稳固。然而，这个智力低下者只是短暂地中断了一下，而后又马上开始尖声啜泣般的痴

---

① 此处德语原文为 *Stab*，表示拐杖，并附注汉语 *baotun*，亦表示拐杖、权杖。——译者注。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。

笑，仿佛是从上帝那儿获悉了关于人类的独一份的信息，以致开怀发笑；这信息看来至少把他放置在了一个更高的一致性之上。他仿佛是在为一阵持续不断的轻笑服务。那笑声穿过几重天，盘旋降落于尘世表面。他犹如一种媒介，就像是一个贝壳，已不由自主地为发出永恒的回声做好了准备。少年领着白痴朝出口走去。在路上，少年伸手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大块方手帕，好让始终咯咯偷笑的白痴擤鼻涕，正如那些母亲对不停抹鼻涕的小孩所做的。少年在自己和村里人面前摆出的这副成年人模样，充满优越感却又笨拙窘迫。这一举动本可以直接刺激被照顾的白痴兄弟，令其发出痴笑。然而，白痴早被那来自无限远方的信息逗乐，无暇感受身边的任何事物。

白痴的出现好比一种情绪，它能在瞬息之间大为舒展松弛，向远方过度地扩散绵延，以致再也无法收回至原点。理智的灭亡令上百万人惊诧不已，而他也许就是这些人的原型和首当其冲的那一个。他或许也是一种感受的前身，一种人类为了自身而体现出的完全封闭的、自主的感受。因此，这个白痴所感受到的一切，都被他认为是由其自身，而非由任何世界、星球或是他人的目

光所造就的。

白痴化作为精神的反抗性基础，斯威夫特<sup>①</sup>和福楼拜都对此颇感兴趣。前者本人就直接疯了<sup>②</sup>。对于福楼拜而言，白痴化则是他渊博知识的亲密女伴。贡布罗维奇<sup>③</sup>也紧随他们的脚步，但尚未成功。

斯威夫特曾对扬<sup>④</sup>说：“我就像这棵树。我从树梢就开始坏死了。”

像布瓦尔和佩库歇<sup>⑤</sup>那样勤快的伙计，要是放在今天，过量的网络链接将会灌满他们，把他们变成畸形的精神怪物。

智识贪婪地想要触碰并探测愚蠢，但从未能猜中或

- 
- ① 乔纳森·斯威夫特（Jonathan Swift, 1667 ~ 1775），英国作家，曾创作作品《格列佛游记》《一只桶的故事》等。
  - ② 斯威夫特年幼即罹患脑病，晚年更是身患数种疾病，耳聋头痛，最后几年精神失常，时常陷入昏睡。
  - ③ 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（Witold Gombrowicz, 1904 ~ 1969），波兰小说家、剧作家、散文家。代表作品有《费尔迪杜凯》《横渡大西洋》等。
  - ④ 爱德华·扬（Edward Young, 1683 ~ 1765），剧作家兼文艺评论家。
  - ⑤ 两个人物出自福楼拜未完成的长篇小说《布瓦尔和佩库歇》（*Bouvard et Pecuchet*, 1881），二人在小说中的角色原为抄写员，后放弃工作到乡间开始“学术生涯”。他们充满热情地涉猎大量学科，却最终一事无成。

理解愚蠢半分。

愚蠢的内核柔软而透明，如同蜻蜓的翅膀一般，它闪耀着击败了智识之后的光芒。

自智识成为一种大众的才能以来，聪明与单纯就几近灭绝。白痴因而成了具有多重象征意味的形象，如双面神雅努斯<sup>①</sup>：他一面向前望着信息占有者，即信息 - 痴呆<sup>②</sup>；一面带着不为所动者的快乐向后望去。在一个信息占有者的世界做个快乐的白痴，意味着不为可能来临的风波而心神不宁，能够毫无忧虑地生活。不仅如此，白痴还需以一种信息占有者无法理解的说话方式来传播信息，它能够传递隆隆作响的地下传来的振动，但不减其烈度、不失其真貌。

相比其他人，在观看诸多事物时，白痴必须抱持着更为刺痛人的和犀利的目光。他不能用“预先编程”的理性和浅显易懂的智力作润滑剂，让棱角分明的与众不同之物摆脱继续摩擦和碰撞的命运。在他看来，单独

---

① 两面神雅努斯（Janus）出自罗马神话，他有两副面孔，向前的一副老年人面孔望向未来，向后的一副青年人面孔望向过去。

② Demente，该词源自拉丁语 demens，意为非理性的、疯狂的，现多指痴呆症、白痴、精神错乱的、发狂的。

的物体始终保持着孤立，他不能在一个由贪婪整体造成的旋涡中来理解它。个体之物对他来说，并不仅仅是庞大模块组装建造中的一个模块。

在对 20 世纪的比喻中，“妄想”（Wahn）是核心的一个。“白痴”则可能成为 21 世纪的象征。尽管“世纪”这一概念也许还有些模糊。

每个人都是自己无知的锻造者……人们想要亲近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会在智识耗尽的尾声出现。人们期盼他能够轻声地从根本上反驳我们，并向我们证明：我们这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，早在一开始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。这个小孩的出生地既非头脑之中<sup>①</sup>也非两腿之间，他是作为一种美妙且全然接地气的精神，在我们知识最明朗的狂喜之中诞生的：人们将理解从他的出身中驱逐出去，他的出身完全是一种奥尔弗斯式的<sup>②</sup>（orphisch），而非圆滑的理智。人们厌恶且排斥黑暗，

---

① 此处“在头中出生”借用了希腊神话的典故，即雅典娜出生于宙斯的头脑之中。

② 奥尔弗斯，也译作俄尔甫斯。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尔弗斯是带有传奇色彩的诗人、音乐家和歌手，公元前 8～前 9 世纪出现了以他命名的秘传宗教派别，集诗歌和宗教教义、宗教生活实践为一体。Orphisch 一词现在也指“神秘的、隐秘的”。



一面居高临下地对它反讽，一面也用了恶魔般的熟练手腕。在此，精神带着无所不能的意识高歌猛进。这是一种不让它停顿、不允许它陷入犹豫的意识。

然而，不是只能这么做，而是不能做不一样的（不是只能如此，而是不能不如此），触发了螺旋上升式的前进。

我们的脑袋围绕着地球旋转，在最紧贴近地点的地方<sup>①</sup>……我们罕有地与赤裸的事件靠得如此近，如此毫无思想地贴近。

没有任何的距离间隙以供“反映”（reflektieren）。人类与自身之物保持高度一致，正如在迷狂的最初时代，人类与他们的神祇之间的关系一样。

“我从不思考。我总是准备好迎接一切。”这句由戏剧家格奥尔格·凯泽<sup>②</sup>留下的名言，正适合成为相应人类的座右铭。

而现在迷幻（Trance）则意味着：于组装结构中感

---

① 近地点（Perigäum）指航天器绕地球运行的椭圆轨道上距离地心最近的一点。

② 格奥尔格·凯泽（Georg Kaiser, 1878 ~ 1945），德国剧作家，其剧作常有表现主义色彩，代表作品有《从清晨到午夜》《加莱的公民们》等。

受自身。

21 世纪初，边缘人这一类型几乎在社会与文学中销声匿迹。特立独行者刻意与新式的公共讨论保持距离，这些论坛只欢迎融入者。今时今日，特立独行者头顶的光环已经消退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他也许更像是个古怪可笑的人物。一致、正确、共识，这是由批评性的公众氛围所营造出的正确环境。对此，好似细菌一般的新媒体，成群结队地蔓延，仅发挥了加固作用。主流只能往更宽处奔涌，变得越来越让人觉得轻松和充满权势。与此同时，主流还以愈发狡猾的手段来组建使人麻痹的共同体。但是，并没有什么普遍的东西可以阻挡特殊之物。如果所有人都认为，即使位于最遥远的地点，尽力在线地去构建一个社会也十分重要，那么一个新的角色就会被加诸无所依附之物身上。作为对策，无所依附之物增强了其历时性联系及绝对的依附性。尽管如此，日光下纠缠不清的讨厌鬼依旧会挑战并粗暴地对待它独特的风格，不依不饶地将它击退，直至其与通用的普遍之物为伍。

对于他——白痴来说，似乎其他所有人说话时都在精确地保持一唱一和。他们定弦时向下调整到了最易配

合的程度。几乎是毫无知觉地由占主持地位的名流预先定下了调子。这种互相唱和的发言形成了一种牢固的、坚硬如鹅卵石的僵化形式。借此，每一个个体得以遮蔽其自身（更有棱角）的意识。比起此前所有闻名于市民时代的协定，都来得更加坚定。

他们在以不可被战胜的姿态言说着。而他们所必须战胜的，无法穿透时间和蔽体之物。

不爱交际者或者说不参与者、社交意义上的外行<sup>①</sup>，并不能与犬儒者甚至是低能儿<sup>②</sup>等同。他首先保有其公民身份，但有一个要求，即要以一种绷紧到最外延的感受性去实现他的参与。

个体<sup>③</sup>，孤僻的人<sup>④</sup>，与世隔绝的人，说着让人费解的东西。目标明确的人群达成了共识，于他们的旋涡之中，他如同一朵被撕碎的玫瑰，旋转舞动。抱团的人，达成了某种奇特的意见一致。目标明确的人，却都

---

① 原文 *idiotes* 为希腊语，意指更为普通、单纯的人；外行、技术不熟练者。词源 *idios* 意味自身的、独特的，也是白痴（德语 *Idiot*）的词源。

② 原文 *debil* 源于拉丁语 *debilis*，指衰弱的，现多用作医疗术语，指低能的、半痴呆的。

③ 原文为希腊语 *ἰδιώτης*。

④ 原文为法语 *l'homme isolé*。

弄错了他们的目标。

个人。不善抱团者。Idios：在一旁，身在一侧，与单个人相关，属于单个人。Idiotéa：个人生活。愚蠢。

就像人们一开始称呼那位孤独症患者一样，白痴学者（idiot savant）是作为概念来减轻负担，并且也许可以用在那些冒险家身上，他们与周遭的联系和那些惯于互相抱团的人不一样。这一抱团状态在隔离过程中恢复到了原来的强度。而被隔离者正是 idiotes 一词在古代的意思。

个人的东西不断蚕食掠夺一切生活之物，最终蔓延到心与理智的地带。个人的东西到极端时会瓦解整个人（而不仅是他为他人所戴的面具），它会将个人吃得一干二净。荒野化开始了。那个野蛮的老男人（Le vieux sauvage）再次被遗弃。他在荒野中寻找他的起点。如同在林间开辟道路一般。

由白痴开辟出的空地令人惊慌，就好像每一次都不能被理解的神的显灵。

实际上，那人一开口说话，他就只想要亲吻他的衣服边缘。他想对他的现身表示尊敬。同时，他的嘴里冒出了一些不能被理解的内容，而那人则退缩了。

除了语言本身，还有什么是人不能理解的？

如果不是不能理解的内容，还有什么，能成为语言的救生之舟？

装着那个被遗弃的孩子的篮子顺流而下；从那个篮子中，诞生了被语言击败的口吃者、元首和发表宣言的人。

在一个圣灵降临节，成群结队的小疯子们在庆祝幻觉，大量搞艺术的古怪之人兴奋难耐。与此同时，那些与这真正相关的人，正在忍受痴呆与惊慌失措。

那些疯子是些狂热者，他们总想在兴奋的幻想中展示自己。同自己孤身一人相处的，只有那个低能儿。

对他来说，他的语言最终变成了灌木丛，它由弯曲的倚靠和关联构成，一门相互联结、自我堆积、怀抱着的语言。这门语言的内部联系与枝条明显日渐密集，它向外生长将他遮蔽，这样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他。这已完全不是一门用于沟通的语言了。因此也只有他自己——这只蓝色的兔子，能够在其中感受到温暖，这是属于自己笼舍的温暖。不能传达。（在托马斯·阿奎那的表达方式中，人的不能传达是自成一体的一个单位。只有在与外界隔离的格子中，上帝才会留下信息。）

一切——这是泰勒斯与低能儿在醉意中吐出的词。智者与白痴都爱这两个小词中极权的强调：一切，无物（alles, nichts）。

……他的一切都被瓦解成了样本与模型。也许这只和那整整一打先进的思想操作系统有关系，它们能产出人类的头脑。无物从中流失，一切持续地变换着颜色、情绪、角动量。但是，日光之下陌生之物不得准入，不由自主地导向一个能识别已然熟悉之物的模式，这难道不属于人类理智的安排？日光之下从未存在过意识的历史，是意识制服了虚弱的觉醒者。是的，即将来临的、精神对于自身的冷漠，就是由它所推动的。在充满希望的“尚未”（Noch - Nicht）倒下之时，小词“不再”（Nicht - mehr）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与此相似，当人们认为会看到些新鲜东西的时候，突然映入眼帘的将会是些旧的事物。人们再也不能消灭任何进入视线的景观，人们只能够将其如同植物一般采集研究，并感觉到其独一无二的特性！

他觉得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他来说，文字的作用不再是记录和固定某物，而是一个运动等价物，等价于液态物和那些他所接收到或是分担过的波涛起伏。这早已不

是一种“为了做……”（um……zu）的文字，使用它不再是为了达成某个目的。它早就只是那样的文字，它接收且再现一种永久的有所准备。也许它也还曾是精神荧光笔一般的東西，一种余光增强器。因为那些赐予它的零星的确定之物，都被安置在了夜晚与黑暗之中。

相比叙述及回忆，有所准备的形式和它们有根本上的差别。不论是在整体还是细节上，它都必须犹豫不决，并且实践一种持续（非被迫遭受）的遗忘。每一种启示性的行为，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，都会垂下毁灭性的面纱，将其置于领先的经验现状之上。在这里，在有所准备的状态之中，无物进行聚集和堆叠，历史从未产生。

当然，不存在什么单纯裸露的当下，即使是最纯粹的，或在我看来神秘的瞬间，都爆发自某一种更深处的过去，一种历史的经验世界。但它恰好是作为被击溃的一团烂摊子，而非一个时间锁链中的一部分。而他现在烧光殆尽，正是他带来光亮的时刻。

**绝**大多数的更新换代都会影响舒适感，并且在人群中引发冷漠的情绪。

陶醉于这些革新的人，是一个蠢货。明白可以利用这些革新的人，是一个普通人，像在所有时代一样，从这个普通人身上也可能产生出一些特别的东西。一个人的活动空间必须有八分之五是时序错乱/不合时宜的，另外八分之三则是由不可忽视之物构成。文学创作甚至应当有八分之七是不合时宜的，或者完全是针对革新的矫正手段。这种革新根据一种指明了方向的过去，来持续夺走我们的一些东西。不合时宜者只可能存在于回忆被奋力向前推进之时。一个忧愤的不合时宜者就是一顶尖顶帽子。不合时宜者向来是更好的那些德国人。浪漫主义者靠中世纪维生，如那分裂的荷尔德林与拥有德意志希腊精神的尼采。但荷尔德林、凯勒、海德格尔、荣



格，他们也是不合时宜者，他们被错序的时间抓住，从而得以勾勒出超越时间的伟大草图。不合时宜者既没有在蹙脚地模仿，也没有卑躬屈膝地躲进他们的时代——他们一直是充满激情的反对者。相比于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进攻，人们只能走进孤独之中。

以前，更多存在的是过去的事物。而今天，则有太多将来的东西。

“如果我们是人类，那么我们的祖先就同天使一样；如果祖先是人类，那么我们就同蠢驴一般。”巴比伦的犹太法典《塔木德》如是说。这是何等的出于祖先崇拜的自谦！这并不是今时今日的人能够想到的。

当不合时宜者在对不合时宜者发表言论时，他已不再是以前不合时宜者的身份。不要带着你的意图发言！在你的偶然状况下再开口说话！

“过时的物品”是对旧物最为糟糕的嘲讽。旧物不再适合作为轻率的仿品。不论是作为独立召开的全体大会，还是作为一切新事物的生产车间，它都在努力工作中。

“天堂，天堂！”那些泥瓦匠正在脚手架上，朝着白痴漫游时的背影叫喊着。他每次都会陷入一种激昂的